



凌 越 著

寂寞者的观察

ARC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HIMQZHH
DE
GUANGCHA

寂寞者的观察
凌越著

ANY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寂寞者的观察 / 凌越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7-5336-5740-6

I. ①寂… II. ①凌… III. ①书评—选集 IV. ①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58021 号

书名:寂寞者的观察

作者:凌 越

出 版 人:朱智润 策划编辑:何 客 责任编辑:何焕生 王玉凝
责任印制:何惠菊 封扉设计:刘运来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教育出版社 <http://www.ahep.com.cn>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编:230601)

营销部电话:(0551)3683010, 3683011, 3683015

排 版: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晓星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0551)335871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7

字数:270 千字

版次: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36-5740-6

定价: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在写作的最初几年，我是一个“纯粹”的诗人：只写诗，很少涉猎别的文体。

诗歌语言因为和诗人情感紧密关联，也因为在使用上更为直接和凝练，总是迅速而彻底地赢得我的心。如果按照瓦雷里的说法——诗歌和散文犹如舞蹈和散步，那么诗歌的舞步无疑对我有更大的吸引力。那旋转的舞步在倾倒众人之前首先会让自己迷醉，尽管不免有踉跄的时候，但为了那喜悦的优雅的舞步，一切都是值得的；而写散文相形之下则难以避免冗赘之感。诗人写下诗歌的第一行就像舞者立刻踮起脚尖准备起舞，而写散文则如同一个舞者早晨醒来，洗漱早餐完毕之后才朦朦胧胧想起晚上还有一场舞会在等着自己，为了打发掉整个白天的无聊时光，他看看书上网，这里转转那里走走，等舞会真的到来，他疲惫的双腿已经难以高速地旋转。激情永远是诗歌的核心，那是推动舞步在光滑的大理石铺就的舞池里滑动的原动力，这也是诗歌永远年轻的秘密之一——一代又一代年轻人无所畏惧地加入，维持着舞池里舞者的数量在总量上保持着某种

平衡。

然而人都会长大、老去，情感通常也会随之而变得恬淡，许多人因此放慢自己的脚步离开舞池离开诗歌，少数诗人则将这种年轻的激情转化为不易察觉的更加深沉的情感，他们继续写出优秀诗歌。与此同时，他们也开始意识到其实散步也有自己的美感，它不像舞蹈那么激烈、迅速、打动人心，但是它舒缓的步履自有一种参透生活之后的从容和自信。如果不把写作简单视为宣泄情绪的甬道，对于写作自身的反省势必到来。就像波德莱尔讲过的一样，诗人永远随身携带着一个批评器官。在写诗的道路上走得越远，相关的思考也会越积越多，它们似乎在寻找另一个出口更加充分地表达自己，对于我这个出口就是批评随笔。

我自己更看重的诗人身份，使我在写批评随笔时保持相对平和的心态。批评本身虽然可以在厘清所评对象的同时廓清自己的思路，建立自己的独立存在，就像许多批评家一再强调过的那样，但专司批评之职的职业批评家潜在地和作家竞争的欲望，我完全没有，在文章里我只是希望老老实实道出自己的观察，看到多少说多少，不掩饰也不故意夸大其词；至少，对于我这是一个长期愿望。也因为这个原因，吸引我的、我愿意写的也都是带有批评色彩的文学随笔，对于作品和作家的文学性“描述”构成其主干。对“干燥”的观点性的抽象思辨我有点不耐烦，我更愿意在描述中带出自己的想法，因为我固执地相信这种方式产生的观点也许更具柔韧性，同时它又兼备“客观呈现”这一较低的观察视角。谦卑的姿态倒是其次的因素，主要是这种方式也许更能触及问题的核心，甚至可以囊括高深的理论未必阐述清晰的内容。当我们执著于事物的表面，也许我们对于事物的理解反而更具深度——充斥于世间的悖论也反映在批评的视野中。因此，我更喜欢看那些文学“匠人”（褒义）的经验之谈，我也希望通过对别人作品的评价道出自己对文学的直观观察，而且这些观察最好能扎根于我自己的写作中。有时候我在评价他人写作时，恍惚间像是在谈自己的创作感受，当然更有可能的是，他人的想法已经通过这个渠道影响了我的写作观念。这两者之间暧昧的互动正是我乐于看到的——最终我希望我的诗歌写作从中受惠。

这是一本选集，只是因为有一个出版机会，才想到要把过去写的文章整

理一下,选入文章的标准只是写得“较好”。我写诗通常会有一个长远考虑——结构上的题材上的等等,但是对于随笔我没那么重视,基本上是应一些报刊的“订货”而作,当然我也没有太过委屈自己,这些订货通常我自己也有兴趣。为报刊这样的大众媒体写作,和为更专业的文学杂志写作有所不同,虽然我们可以笼统地说“都应该认真去写”。正如人的言行总是对复杂的周边环境的直接或间接反映,我们的写作在主观的“认真”之余,也会受制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和激发。至少对我而言,为大众媒体写作所要遵循的两条原则我持认同态度。这两条原则是:要评新书;文章行文要流畅,不能太晦涩有太多术语。后者原本就符合我的写作观念,用明白晓畅的语言道出独特的观察,在我看来不是降格以求,而广泛使用晦涩的术语则和我们表面看到的相反,往往是因为在思考中放松要求妄图使自己蒙混过关,又要保持自己的体面形象——总体而言是出于一种隐蔽的虚荣心的驱使。

我很高兴为写书评看了许多新书,我也很高兴因为这一点我最喜欢的反复阅读的那些书(通常是旧书),不用在文章中随意触碰它们,而是把它们完整地单独地留给我自己。这种私密的喜好似乎有那么点仪式感,正如我们对一个人的喜欢,如果你反复向众人强调此点,也许恰巧证明你已不再那么在乎此人了;话语和语言一样,在廓清某个问题宣扬某个见解的同时也几乎必然带有某种奇怪的“玷污”作用,还好,新书那洁净得有如处女的封面,需要这种“玷污”适当地涂抹。和媒体对某本有噱头的新书一窝蜂地关注不同,旧书泛黄的封面所携带的寂寞又坦然的气质其实更得我心。一想到有好些书评人和自己一样在一本新书里寻章摘句企图写篇推介文章,我时常会觉得滑稽,而翻看一本久被公众忽略的旧书,在阅读本身的快乐之余,还会有一种额外的私密交流的愉悦,知识——哪怕是正确的知识如果广被传诵,也难免让人产生厌倦之感。

当状态较好的时候,我在写文章时仍然可以获得某种创作的愉悦,虽然这愉悦不像写诗时那么强烈。这种愉悦的存在说明我仍然以一种开放的态度对待这些批评随笔的写作,对所谓真理的追寻我持一种相对的态度。写书评我总希望能顺着书籍本身的逻辑、文理展开自己的论述,我没有一个凌驾于所评对象之上

的观点需要迫切地予以展示，只要我们忠实于自己的眼睛和观察，似乎就可以真切触及所谓真理周边的物质，借此人们可以间接触及真理那处于流动中的真实状态；它不是垒球或者乒乓球，人们可以牢牢地将其握在手心，它是液态的它是水，当我们自信将它掌握的时候，它很可能已经从指缝间溜走。这种认识使我获得一个较低或者也可以说是较谦卑的观察视角，我因此会看到更多东西看得也更真切些？——不管怎么说，所有的写作，哪怕是处理二手材料为主的批评写作，仍然和我们内心深处独有的源泉有关。所有的文字都完整映照作者的内心，哪怕你所论述的是别人的作品。某种内在的逻辑链条决定着一篇文章的骨架，可是在这个逻辑链条的开端依然会是某种斩钉截铁的语气强化的逻辑之源，而这个源头则综合考验着作者的见识、道德和心灵。也就是说，批评随笔和诗歌一样，从另一面向重塑着我的内在肖像。如果我想在看到它时不至于脸红害臊，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尽量写得充实、言之有物。而如实说出自己的观察则是这尊内心肖像得以成立的基座，无此，所有漂亮话语都将是不着边际的海市蜃楼。

书名《寂寞者的观察》取自有关里尔克名著《马尔特手记》的书评标题，原本它是为了概括《马尔特手记》里那位无所事事的主人公，可是用它来形容我自己的批评写作似乎也合适。我和外界交往较少，在常年的写作中我结交了几位诗友，但也仅此而已。年龄越大，我对那些虚华场面上的活动，以及与此相连的寒暄越是厌倦，我更愿意躺在我的小屋的沙发上捧着某位作者的书安静地阅读，也许我从中了解到的这位作者的性情比我亲眼所见的形象更让我喜欢也更真实。因为编辑们对我的宽容，我得以较多评价我喜欢的作家和诗人，他们多半早已离世，我可以心无旁骛地专心品评他们的作品，而不被寒暄或者隐藏的利益关系所打扰。我对当代作家、诗人评论不多，因为当代作家作品和经典作品相比确实水平较差，原因我已经在《当代文学批评：狼群或羔羊》一文中阐述过，这里不赘述。有时我也会收到直接邀约或间接暗示，让我为他们的新书写篇文章，对这类邀约我几乎都予以婉拒，不是他们的作品不值一评，而是这种邀约路径让我觉得不舒服，我不喜欢在写作的时候感觉到作者的眼睛在注视着我，我害怕凝视的目

光——情人除外，我更愿意接受书评编辑的约稿，这种和书本作者的间接关系让我坦然而自在。

在辑二末尾收入两篇有关加尔布雷斯和科学史的文章，这两篇文章在众多文学类随笔中稍嫌突兀，它们是我日益扩大的阅读范围和兴趣的体现。我一方面为自己依然保持旺盛的好奇心而欣慰，这些年我的阅读逐步从最初的文学艺术，旁逸到哲学、历史、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这种扩展和我内心疑惑的加强有密切关系，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细加追究都可能涉及数种学科的知识。追根溯源真是一种可怕的习惯，它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家里的书越堆越多，文章越写越长。我经常和朋友们谈到一个观点：我们最初总是从纯粹的美的小道进入文学，可是为了维护这美的纯粹，你会发现自己不断和周围的环境发生碰撞，如此，这纯粹的美势必会不断被周围环境被日常生活政治化、社会化，它不再“纯粹”却更加丰富或许也更有魅力。我的阅读兴趣的拓展也是遵循着这样的路径。另一方面我也为这种漫无节制的涉猎感到惶恐——如此，需要读的书就太多了，时间根本不够用，而广泛涉猎也必然使我对某个领域难以深入下去。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也会有意识收缩自己的写作地盘，修剪自己写作上的枝蔓。很多时候，阅读历史、社会学对于我是纯粹的享乐，但这些枝蔓丛生的没有计划性的阅读并非无益，很可能在某个不为人知的时刻，它已经沿着隐蔽的渠道将独特的养分注入我的诗歌和批评随笔中。文学之纯和纯净水之纯毕竟是两码事，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因素的被动加入，也许更能体现出文学之“纯粹”，而不是相反。这种奇怪的悖论大概也就是语言的魅力所在，如果足够细致，我们就会发现所有的“高见”都难免存在漏洞，为了弥补这漏洞，专司解释之职的批评文章势必会越拖越长，一个解释套着一个解释，没完没了无法穷尽，而文学观念将在这有如乱麻般缠绕的过程中，获得它期待已久的力量和韧性，并最终和道德与心灵结成稳固的联盟。如此，我的文学随笔写作虽然不像诗歌创作那样带来浓度更纯的快乐，但毕竟让我对于文学的思考变得缜密细致，而不是流于口头上没有节制的赞美和唾弃，与此同时我对生活的态度也直接受益于这种富有韧性的文学观——其实它们是一体的。

以上我谈论了自己写作批评随笔的若干动机和想法，当然良好的动机未必就能结出硕果，但至少它们出自一个自甘边缘的写作者朴素的观察，其中所含的谬误和偏见自然也得归属于我的名下。

2010年8月2日于广州

目 录

序言	1
辑一 此地的观察	1
	3 当代文学批评：狼群或羔羊
	8 现实世界，诗人何为？
	14 我珍视诗歌的非理性基础
	20 我看九十年代诗歌
	23 我的“诗歌教育”
	28 要搞“纯文学”，别想得诺奖
	31 诗人和妓女
	33 作家的自恋
	35 重读红皮书
	41 诗人之爱
	48 “天堂就是持续地阅读”
	51 拿起电锯，让思想和形象在震颤中成形
	55 艺术鞭策诗歌
	61 厄运之花

辑二 蝴蝶的艺术	65
67 蝴蝶的艺术	
71 那个叫做爱情的难题	
76 爵士时代的幻梦	
84 永恒的漫游者	
90 爱的实质高于信仰的规条	
95 埃德蒙·威尔逊：美国文人	
101 为“经典”辩护	
107 最好的读者	
111 为了优雅的告别	
116 布鲁姆的书单	
120 叙述的沉默	
123 深沉的潜流	
129 向苏珊·桑塔格致敬	
145 偷窃历史还是拿来主义？	
154 “不纯粹”的经济学家	
160 三种视角看印度	

辑三 自我的迷宫 167

169 签下我的名字：惠特曼

173 雨果：世纪诗人

177 波德莱尔：我要做另外的事情

182 兰波，一艘漂浮在冥界的醉舟

190 寂寞者的观察

194 石头，一个诗人的隐喻

200 击碎现实，想象催生意象

205 内省的奇迹

210 巴列霍：我是最漆黑的顶峰

214 隐匿在自我的迷宫

225 逆自己的痛苦而行

232 诗意的大杂烩

238 轻与重：散文诗的两极

244 生活当然不朽

250 在散文中归来

255 变化：从观察开始

后记 261

辑一

此地的观察

当代文学批评：狼群或羔羊

十八世纪的德国作家利希滕贝格在《格言集》中写过这么一条语气略带夸张的格言：“天啊，可别让我写评论书的书！”如果他有幸活到今天，到书店里逛逛，看到一架又一架关于书的书，甚至是关于书的书的书，他肯定要忙不迭地向我们告辞了：“呵呵，我还是回去的好。”但我们是没有地方可返回的，既然我们生在这个所谓的批评的年代，那我们也只好去正视它，无论你怀着欣喜还是悲观的情绪。

“这是一个批评的年代。”这句话肯定是某位批评家最先说的，其中蕴涵的某种志得意满的意味不难让人感受到。这句话无疑是事实，如今各大学各研究机构之多批评家之众以及批评著作之泛滥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同时它似乎也意味着在漫长的批评家和作家的斗争中，批评家总算第一次扭转了颓势，他们当然有理由为此而欢欣鼓舞。想想他们在二十世纪之前的那些年代里遭的罪吧，英国有位作家达拉斯曾经做过总结：“本·琼生把批评家说作补锅的，弄出来的毛病比补的还要多；玻特勒说作处决才智的法官和没有权利陪审的屠户；斯提耳说作最蠢的生物；斯威夫特说作狗、鼠、黄蜂，最好也不过是学术界的雄蜂；彭斯说作名誉之路的打劫的强盗；司各特幽默地反映着一般的情绪，说作毛毛虫。”

对于作家们的这些带有情绪化的攻击，批评家们的反应可想而知，他们中最有才华的人从来就没有放弃争取自己独立的有尊严的地位，他们极力想要驳斥下面这种颇为流行的观点，即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是文学的寄生虫，批评家是没有成功的艺术家。以乔治·布莱为代表的日内瓦学派就认为，批评作为一种“次生

文学”和“原生文学”是平等的，也是一种认识自我和世界的方式。因此，批评是关于文学的文学，是关于意识的意识，批评家借助别人写的诗、小说或剧本来探索和表达自己对世界和人生的感受和认识。稍后，加拿大的批评家诺斯洛普·弗莱则直截了当地提出“文学批评是本身就有存在价值的思想和知识结构”的假定。这些观点带有明显为自身辩护的色彩，但是也道出了另一个事实：我们看一些大批评家——例如贺拉斯、莱辛、赫兹利特、本雅明——的著作，往往同样获得很大的享受和启发，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所评论的作品和他们的评论一起在读者的脑海中形成了作品最终的完美形象。

批评作为正确判断的标准，它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它的作用既不像弗莱们所夸耀的那么大，也不像作家们草率地攻击时宣称的那么一无是处。在我看来，批评至少有两个朴素的作用：一是参与作家的创作，我们暂且不说那些从来不涉及批评的作家也至少带有隐蔽的批评器官，对于一些大作家来说，那些外在的批评家的作用同样是不可低估的，比如爱默生之于惠特曼，别林斯基之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果惠特曼不是在关键的年龄看过爱默生呼吁美国文学自治的著作，很难想象他能写出《草叶集》，而别林斯基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处女作《穷人》的激赏对于陀氏的写作生涯亦有深远影响。二是批评可以为混乱的文坛提供秩序感，人类已经生产出的和正在生产的书籍可谓浩如烟海，作为个体的人的精力无疑是有限的，而批评家可以为读者们的阅读提供有益的建议，所谓“经典著作”则是这种建议的最直观的体现。

尽管批评确有这样那样的作用，可是如今“这个批评的年代”在作家们看来一定不像批评家那么乐观。无论如何，批评是“次生文学”，就算它和“原生文学”在价值上是平等的，但并不能抹杀它是依附于文学的事实。如果我们举目看到的都是面容庄重侃侃而谈的批评家，那该是怎样的一个滑稽而恐怖的场面。这些批评家们口吐诸如“责任”、“勇气”、“良心”等重量级词语轻松犹如探囊取物，难免给人夸夸其谈之感，难怪作家们要对此不满了一——他们可是用一辈子的写作去体现出这几个词的。作为“次生文学”，批评只能使用二手三手乃至四手材料，如此循环必然导致人的原初感受力的弱化，导致人和自然的疏离，而狡猾的批评家们早就

在大打词语的坏主意了，可是世界果真如他们所愿退化到词的纯净而空洞的世界里，那对于人来说多半也不是什么好事吧！

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的名著《西方正典》最近出了中文版，在他所论述的二十六位经典作家中只有一位批评家——约翰逊，我以为这还算是一个恰当的比例——25：1。批评家无疑在“食物链”中处在较作家更高的位置，他们要以作家为食，那么较多的作家和较少的批评家的构成自然是合理的。可是如今批评的泛滥颠倒了这种关系，许多时候批评家就像夜晚的狼群，站在山冈上（制高点）眼放绿光，虎视着已经被它们践踏过几回的平原（作家）。饥饿促使它们逮到什么就吃什么，最终导致许多文学批评家顺理成章地变身为文化批评家——而且是蹩脚的。

在对当代文学批评展开批评之前，挑明当代文学批评所面临的困境也许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些困境有些是每一个年代的“当代文学批评”都难免要面对的，有些则是眼下正在发生的当代文学批评所独有的。每一个年代的“当代文学批评”可资评论的文学材料和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文学作品相比肯定少得可怜，经典作品的产生带有较大的偶然性，并不是公平地分配在每一个年代，像1922年那样神奇的年份历史上有过几回呢？在那一年艾略特的《荒原》、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瓦雷里的《幻美集》和卡夫卡的《城堡》同时问世，尽管如此，它肯定也敌不过整个人类历史所产生过的所有杰作。

将批评的触手伸向过去总归要保险和牢靠一些，不像给当代作品下断语那样冒险，比如说大卫·休谟就曾认为威尔基的《爱比葛尼亚特》（现在谁知道这部作品）可以与荷马的作品相比，而曾经出色地给予惠特曼最初激赏的爱默生在评论当时最好的女诗人时则看走了眼，他认为是海伦·杰克逊，而海伦·杰克逊如今为人所知，只是因为当时她第一个充分肯定了狄金森的诗歌。一般说来，批评家在评论过去的经典作品时容易倾向于肯定的评价，这时候如果能做出大胆的否定评价反而能见出一个批评家的真正水准，比如纳博科夫就曾直率地对庞德和托马斯·曼表示不屑；而在评论当代作品时容易习惯性地倾向于否定的评价，有太多大作家是在死后才获得经典地位的，所谓“寂寞身后事”实乃“当代文学批评”的